

1565.4/21

舒 昂 党 人

〔法〕巴尔扎克著

郑永慧译

Honoré de Balzac

Les Chouans

本书根据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49年版译出

舒 昂 党 人

〔法〕巴 尔 扎 克 著

郑 永 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00 册

书号: 10188·90 定价: 1.05 元

目 次

舒昂党人	1
第一章 埋伏	3
第二章 富歇的妙计	75
第三章 没有明天的一天	216
后记	399

舒 昂 党 人

或

1799 年的布列塔尼

献 给

商人泰奥多尔·达布兰先生

敬以第一本书献给第一个朋友

德·巴尔扎克

第 一 章

埋 伏

共和国八年的开头几天，葡萄月上旬^①，或者用现行的历法来说，就是一七九九年九月底，有一百多个农民和相当多的市民，早上从富热尔^②出发到马延^③去，正在登上处于富热尔和埃内之间差不多一半路程的佩勒里内山。埃内是旅客惯常在那里歇息的一座小城。这一队人分散成人数或多或少的人群，他们的衣服光怪陆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职业又千差万别，描写一下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从而给这个故事增加一些栩栩如生的色彩，倒不是没有用的，因为逼真的色彩在今天极为人们所重视，尽管某些批评家说它们有损于对感情的描写。

这一群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中有些在光着脚走路，他们的全套衣服就是把他们从脖子一直裹到膝盖的一块大羊皮，和一条十分粗糙的白布裤子。裤子布料的线脚参差不齐，说明当地工业对质量不够重视。他们的长头发上有一绺

① 葡萄月是共和国历法的第一个月，即公历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② 富热尔是法国西北部伊尔-维兰省的一个城市。

③ 马延是法国西北部马延省的一个城市，在富热尔的东面。

绺扁平的垂发吊下来，同羊皮毛自然地混合在一起，完全遮盖住他们望着地下的脸，使人很容易把羊皮看做他们自己的皮，初看起来会把这些穷苦的人当作就是他们身上穿的毛皮的那种牲口。可是很快就可以透过头发看到他们的眼睛在闪耀发光，好象茂密的绿草丛上的露珠；他们的眼光里流露出人类的智慧，可是这种眼光令人望而生畏，不能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他们的头上戴着一顶肮脏的红羊毛无边帽，很象当时共和政府用作自由象征的弗里吉无边帽^①。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粗大的多节橡木棍，棍端挂着一只没有装载多少东西的长布袋。另外一种人在无边帽上再压上一顶粗大的呢帽，阔边，四周镶着各种颜色的羊毛镶边。这类人上下身都穿着布衣服，料子同第一种人的裤子和布袋的布料相同，他们的服饰几乎没有一点共和国的韵味。他们的长头发一直垂到圆形上衣的领口上，这种圆形上衣只盖到腰部，上面两侧有方形的小口袋，这是西部农民特有的服装。圆形上衣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是一件同样布料的背心，缝着粗大的钮子。他们中有些人穿着木屐走路，另外一些人为着节约，把鞋子拿在手里。他们的服装由于长期穿着而弄脏了，又被汗水和尘土染黑，式样不象前一种服装那么特别，然而却有一种历史上的价值：那就是它们是前一种服装和另一种称得上是华丽服装之间的过渡服装。所谓华丽服装由几个人穿着，他们分散在人丛中，象鲜花一样光华焕

① 弗里吉无边帽是一种尖塔形无边软帽，共和党人都戴这种帽以象征自由。

发。他们穿的是蓝布裤子，红色或黄色背心，背心上有两排平行的铜钮，看起来象方形铠甲一样，这种服装同他们的同伴的白衣服和羊皮服构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就象麦田里显现出矢车菊和红罂粟一样。有几个人穿着布列塔尼农民自己制造的木屐，然而大多数人穿着粗大的登山靴，和十分粗糙的呢布外衣，外衣的式样按照法国古代服装制成，我们的农民还虔诚地保留着这种式样。他们的衬衫领子由制成心形或锚形的银扣子扣上。还有，他们的布袋似乎比他们同伴的布袋装着更多的东西；他们中有些人还在行李上加上一只水壶，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里面无疑装满了烧酒。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中间也发现几个城里人，他们似乎是这些地区的最高度文明的象征。他们戴着圆帽子、大礼帽或鸭舌帽，穿着翻口长靴，或者用鞋套系住的鞋子；这些城里人也跟农民们一样，显示出明显的服装上的差异。他们中有十来个人穿着那种名为“卡尔马尼奥”的共和党短褂；还有一些人大概是有钱的手工艺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色的呢绒料子。最讲究的服装是那些多少有点破损的蓝色或绿色的燕尾服或长礼服，穿着这种服装的人是真正的大人物，他们脚上套着各种式样的靴子，挥舞着粗大的手杖，谈笑风生，他们是在厄运中还保持乐观的人。有几个头上的假发细心地扑过粉，辫子梳得齐齐整整，说明他们在开始发财或初步有了教养时，就追求起讲究的服饰来了。

这些人对他们的聚集在一起自己也感到惊异，他们完全是偶然集合起来的，看到他们，人家会说这是一个小镇的

居民，被火灾赶出了家园。可是时代和地点却使人想到别的原因。一个观察家，如果熟悉当时震动法国的内乱的秘密，就很容易认出在这群人中，有少数人是共和国可以信赖的忠诚的公民，虽然他们几乎全部由四年前反对共和国的人所组成。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可以使人一望而知在这群人中有政见的分歧。因为只有共和党人轻松地赶路，至于其他的人，尽管他们的服饰有明显的差别，他们的脸上和态度上的表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遭遇了不幸。市民也好，农民也好，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哀愁；他们的默默无言是阴沉的，他们似乎全都被同一种思想压迫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思想当然是可怕的，但是却被他们巧妙地隐藏着，因为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从他们异乎寻常的缓慢步伐，可以看出来他们有秘密的打算。他们中有几个人，由于脖子上挂着念珠而引人注目；这时宗教虽然未被摧毁，但是已遭镇压，保留着这种宗教的标记是很危险的。这几个人不时甩动他们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他们偷偷地察看道路两旁的树林、小道和岩石，样子就象一条猎狗把鼻子迎着风去闻野兽的踪迹一样。然后，除了默不作声的同伴们的单调脚步声以外，听不到其他声音，他们又重新低下头来，恢复那种绝望的表情，样子仿佛是被带去监狱的囚犯，要在监狱里生活和死亡。

向着马延走去的这队人，构成这队人的各种不同成份，以及人们流露的不同情绪，只要看见队伍的前头是一队兵士，就很自然地得到解释。大约一百五十个兵士，带着武器

和行李,在一个“大队长”的指挥下,在前头走着。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悲剧的人,解释一下“大队长”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用的:爱国人士拿这个称号来代替上校,因为他们认为上校的称号太贵族化了。这些兵士属于驻防在马延的步兵团的留守部队。在那内乱纷纭的日子里,西部的居民管共和国的兵士叫“蓝军”。这绰号的来源是由于他们最初穿着红蓝两色制服,我们对这些制服记忆犹新,不必详加描述。当时就由这一小分队蓝军护送着这群人;这群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到马延去,因为到了马延,军事纪律很快就会给他们以统一的精神,统一的制服,和整齐划一的步伐,而这一切是他们现在所完全没有的。

这群人就是富热尔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集得来的新兵,是这个城市应该根据法兰西共和国督政府^①上一个收获月^②十日的法令征集的。政府要求募集一亿军费和十万兵员,以便能给自己的军队迅速派去援军,当时政府的军队在意大利被奥国人打败,在德国被普鲁士军队击溃,在瑞士受俄国部队威胁,苏沃洛夫^③已经使俄国人产生了征服法兰西的希望。被人称作旺代的西部各省、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的一部分,经过四年战争之后,三年以来在奥什^④将军

① 一七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公会通过共和第三年宪法,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

② 收获月是共和历第十月,即公历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九日。

③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将军,曾经镇压一七九四年波兰的起义,在意大利阻击共和国的军队。

④ 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

的安抚之下太平无事，现在似乎已经抓住时机，重新起来斗争了。面对着各方面的武装入侵，共和国又恢复了早期所具有的活力。首先，它根据收获月法令的一条规定，把这些受攻击的省份交给当地的爱国居民去防守。事实上，政府已经没有军队也没有金钱可以用来镇压内乱了，于是它用一条虚张声势的法令来避开这个难题：既然不能派出军队到叛乱的省份去，它就表示完全信任这些省份。也许它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武装一部分居民去攻打另一部分居民，就可以正本清源地从根本上扑灭叛乱。这条造成居民悲惨地互相仇杀的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在西部各省将组织独立中队”。这条失策的条文使西部各省群起反对，以致督政府开始时简直丧失了贯彻执行的希望。于是过了几天，督政府请求两院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规定根据组织独立中队的条文可以小规模地征兵。因此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几天，一条新法令公布了，明文规定于共和七年闰三日^①开始执行，法令规定将征集得来的这些少数人员编成团队。团队的名称各冠以省名，萨尔特团，奥恩团，马延团，伊尔-维兰团，莫尔比昂团，下洛尔团和曼恩-卢瓦尔团。法令上说：“这些团队专门用来攻打舒昂党人，不得利用任何借口把它们派出国境。”这些枯燥无味但很少人知道的细节，可以同时解释督政府地位的软弱，以及这群人为什么被蓝军带领着这样走。因此，也许我们再添上一句话也不算多

^① 共和历每月都是三十日，因此每年要加上五至六日，称为闰日或附加日。

余：督政府的这些美好而富有爱国精神的决议，除了登载在《法令公报》上以外，起不到任何其他作用。共和国的法令，以前有伟大的道德观念做后盾，有爱国主义或者恐怖统治作后盾，所以得以执行，现在这些法令只能在纸上募集千百万的金钱和兵士，这些钱从来也没有进入国库，这些兵士从来也没有编入军队。革命的机器被无能的手弄坏了，法令的执行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它却不能控制环境。

当时担任马延和伊尔-维兰两省的指挥官的是一个老资格军官；他在当地看准了现在是采取措施的好时机，就想方设法要从布列塔尼发掘他的新兵，尤其要从富热尔，因为富热尔是舒昂党最可怕的巢穴之一。他希望这样能够削弱这些危险地区的力量。这位忠心耿耿的军官利用法令上的空洞规定，宣称他能够马上配备和武装“应征的壮丁”，还说 he 手里拿着一个月的军饷，是政府答应发给这支额外军队的。虽然那时候布列塔尼拒绝任何种类的军役，但是这些诺言却一开始就使征兵获得成功，而且成功得那么迅速，以致军官对这件事产生了戒心。他是一个不容易受骗的看门老狗。他一看见部分新兵这么迅速地奔到征兵处，就马上怀疑这种飞快的集合一定隐藏着秘密动机，他相信这些新兵是想为自己搞到武器，也许他猜对了。因此他不再等待迟到的新兵，马上布置向阿朗松退却，以便接近那些对政府忠诚的地区，但是这一带的叛变日益发展，他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极为可疑。这个军官根据他所收到的训令，对我们军队的惨败以及从旺代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严守秘密；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天早晨，他正在设法用急行军赶到马延。到了马延，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思执行法令，将布列塔尼的“应征新兵”补足自己大队的干部。“应征新兵”这个词儿后来变得人所共知，那时还是第一次在法律上代替“应征壮丁”这个词儿，原先人们都管共和国的新兵叫“应征壮丁”。在离开富热尔以前，指挥官命令他的兵士们秘密带上弹药筒，带上够全部人员吃的面包，以免引起应征新兵注意到路程的遥远；他不准备在中途站埃内停歇，以免新兵中有些人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以后会同舒昂党人取得联系，毫无疑问舒昂党人是遍布在附近的田野里的。老共和党人的策略使新兵们落入了圈套，但是现在新兵队伍里一片阴郁的沉默，他们上山时步伐的缓慢，都引起这位名叫于洛的大队长最大的疑惧。他最感兴趣的是前面描写过的那些最显眼的人物，因此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周围跟着五个年轻军官，他们都不敢扰乱大队长的沉默。可是在到达佩勒里内山山顶的时候，于洛仿佛根据本能蓦地回过头来，察看了一下应征壮丁们不安的脸色，很快就打破了沉默。事实上，这些布列塔尼人的逐渐缓慢下来的步伐，已经使他们同他们的卫队之间有了二百步左右的距离。于洛做了一个他特有的皱眉蹙额的动作。

“这些保王党的花花公子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我相信这些新兵们不是迈开大步，而是在学小脚女人走路！”

听了这些话，伴随着他的军官们一齐回过头来，仿佛突

然的声音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似的。排长们和班长们也都跟着转过身来，整个部队没有听见“立正！”的口令便都停步不走了。军官们起先向后面的队伍望了一眼，后面的队伍象一只躯干很长的乌龟，慢慢地爬上佩勒里内山；然后军官们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色迷住了，连大队长的话也没有答理，他们还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他们都是些年轻人，象别的许多人一样，保卫祖国的责任使他们抛弃了高贵的学业，而战争还没有熄灭他们的艺术感觉。虽然他们来自富热尔，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色他们在富热尔也能看到，只不过角度不同，他们禁不住还是要最后一次欣赏一下，就象艺术爱好者越是熟悉一支乐曲，就越是喜欢欣赏这支乐曲一样。

从佩勒里内山顶上，可以看见宽广的库埃农流域展现在眼前；地平线上的最高一点，就是富热尔城。它的城堡建筑在岩石的顶上，从那里可以控制三、四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因此它过去是布列塔尼的门户之一。从山顶望下去，军官们可以看见这整个盆地不仅有特别肥沃的土地，而且有出色的不同景致。四面八方巍然耸立着重重叠叠的片岩山岭，样子象古罗马的阶梯剧场；带红色的山腰躲在橡树林子底下，山的斜坡上隐藏着阴凉的小山谷。这些岩石围着一大块地，表面看来成圆形，最远处伸展着一片柔软的大草原，象英国式花园一样。无数树篱圈着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私有土地，地里都种满了树木，使这片绿色地毯有一种法兰西的风景中罕见的外貌；数不清的明暗对比隐藏着丰富的美，其效果之强烈可以感动最冷酷的心灵。这时候，一阵转

瞬息即逝的亮光使这片景物更显得生气勃勃，这种亮光是大自然喜欢不时用来增加它不朽的创造物的华美的。新兵们越过盆地的时候，初升的太阳慢慢地驱散了九月的清晨在草原上轻飘着的白色迷雾。兵士们回过头来的一刹那间，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给这风景揭去了包裹着它的最后一层面纱，这些面纱就是薄薄的云雾，云雾象遮盖着珍珠宝物的透明的轻纱，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想看清楚遮盖着的是什么。面纱揭去以后，军官们一眼望去，在那广阔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可以用它的银白色来使人相信这庞大的蓝色穹隆就是苍天。不如说它是一块丝织的天帟，由高低不一的山峰支撑着，在空中保护着无限美妙的田野、牧场、溪流和树林等等。军官们看不厌这片有这么多田园丽色的原野。有些人东张西望了半天，才把视线停留在色彩斑驳的树林上，几簇枯黄的树叶增加了树林的黄铜色，刈割得长短不一的碧翠草地使黄铜色更加突出。另外一些人望着两种颜色的田野的对比，一种是浅红色田野，收割好的荞麦成圆锥形一束一束在上面耸立着，象露营兵士支架起的步枪；另一种是金黄色田野，上面布满了收获后裸麦的残梗，这种田野同前一种田野互相间隔着。这里那里几户人家的幽暗石板屋顶上冒出白烟；库埃农河蜿蜒曲折的流水构成银色闪耀的渠道，渠道上使人眼花缭乱的若干地方吸引着人们的视线，这些地方难以解释地能够使灵魂陷入犹豫不定和梦幻中。秋日和风的新鲜香味，森林的强烈气味，象炉香一样袅袅上升，使欣赏这片美景的人陶醉；这些人怀着喜悦观看不知名

的野花，茁壮的植物，以及能与英国草地相匹敌的草原，英国原是这地方的近邻，这地方跟英国同样使用“布列塔尼”这个名字。几只牲口更给这个已经十分动人的画面增添了生气。鸟儿在歌唱，使山谷的上空荡漾着优美低沉的旋律。对于那些认为当前图画不是没有价值的人，如果集中想象力去充分观察明暗的丰富变化，山岭的朦胧的轮廓，树木空隙中的意想不到的远景，远景中有流水和优雅地起伏的地势；加上记忆如果可以给这幅象时间一样容易消逝的图画添上颜色的话，他们就能够模糊地想象得出当前绝妙的景象，这幅景象正突然展现在年轻军官们易受感动的心灵面前。

军官们这时想到那些可怜的新兵极端遗憾地抛弃自己的家乡和宝贵的生活习惯，也许要到外国去捐躯报国，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原谅了新兵们行动的缓慢，他们懂得这种缓慢的用意。然后，本着军人们慷慨大度的天性，他们装着从军事观点去观察这个美丽的地区，以掩饰他们的善意。可是于洛——我们必须称他为“指挥官”，以避免大队长这个不大好听的称呼——不是这样的军人，不会面对着当前美景就会忘记紧迫的危险，哪怕这美景是地上乐园。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赞成，接着攒起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给他的脸上添上了严厉的表情。

“他们为了什么鸟事还不过来？”他第二次问，战争的疲劳使他的嗓子变得粗声粗气。“难道村子里有个什么好圣母，他们想握一握她的手吗？”

“你问为了什么吗？”一个声音回答。

这声音仿佛是从这山谷里的农民呼唤牛羊集合的号角里发出来的，指挥官听见这个声音蓦地转过身来，迅速得象感到了剑尖刺过来一样，他看见离他两步距离有一个怪人，比他带去马延为共和国服役的那些人中任何一个的样子更怪。这个陌生人是个矮胖子，阔肩膀，脑袋象只牛脑袋那么大；他的脑袋同牛脑袋相似的地方不止一处。他的肥厚的鼻孔使他的鼻子显得比实际更短。他的大嘴唇向上翘起，露出雪白的牙齿；一双又大又圆的黑眼睛配上两道吓人的浓眉；下垂的双耳以及红色的头发使他更象吃草的动物，而不象我们高贵的高加索人。在他身上完全没有文明人的其他特点，这使他的裸露的脑袋更显得突出。他的脸被太阳晒成古铜色，起着棱角的轮廓使这脸有点象遍布这块地区的岩石。这个怪人全身只有脸部露出来，自颈以下全部裹着一件工装，换句话说就是穿着一件褐色的粗布短褂，料子比最穷的新兵所穿的裤子还要粗糙。一个考古学家会从这种工装上看出来这是十六至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绒布，或者是高卢人所穿的一种战袍。这种工装长至身腰，用削得很粗糙的木块吊着两条羊皮裤管，有些木块还保留着树皮。用当地人的土话来说，这种服装叫做羊皮服，一直裹到他的腿和屁股，外表很难看得出人的形体来。硕大无朋的木屐遮盖住他的两只脚。他的亮晶晶的长头发，同他身上穿的羊皮毛色差不多，分成大小相同的两半，从他的脸上两边垂下来，跟我们在有些大教堂里还可以看到的中古时代雕像的发式一样。他没有新兵们肩上扛的多节木棍，他只象拿